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征伐

宋高宗時直龍圖閣李光乞車駕親征劄子曰臣聞能扶天下之危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則獲天下之福故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蓋多難之世懷戒懼怵惕之心無難之世有宴

安鴆毒之累自昔有為之君或開基創業或撥亂中興身遭艱阨而能奮然特起者未易槩舉以漢高之英雄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城破復收兵散復合彭城之敗至推墮二子而不顧窘亦甚矣卒能滅楚以有天下者忍小恥以成大功也光武北徇燕薊困於王郎蒙犯霜露面皆破裂惶惑不知所之然卒能破郎以興漢祚者因危難以恢帝業也恭惟陛下以慈儉之德當艱阨之運維揚之變起於倉卒人心緣此而震恐將士因是

而驕惰近年以來議論之臣各懷顧避上下一律莫肯慨然以持危扶顛爲己任者今翠華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騎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隔惴惴然日爲乘桴航海之計謂之萬全臣所未諭也以區區晉元草創建國於基緒既絶之際猶能立宗社修宮闕興學勸農保有江淛劉琨祖逖與敵人拒戰於并冀兖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以石季龍之強大兵叩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

以禦之周世宗當五代之末取淮南攻隴右下三關皆
御軍親行威震敵國未聞專主避敵之謀如今日也況
陛下英武命世以真主之勢而臨僞邦以中國之尊而
抗邉鄙天人助順軍人士庶孰肯甘心委質屈膝敵庭
終身為外國絶域之人哉今將非不武兵非不衆陛下
儻整兵順動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袂相屬也患在
陛下無其志耳臣愚欲望陛下明詔三省密院大臣分
命將士守禦江津力為保境之謀徐決親征之策庶幾

經畧中原漸謀興復以副海内生靈顒顒之望天下幸甚

光又論守禦大計狀曰臣以孤蹇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放棄之中更歷内外浸冒器使十稔于茲布衣衡茅之士遭遇如臣者果幾人哉顧惟天地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能稱塞臣到任未幾恭逢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御戎輅誓師兩淮此臣捐軀效命之秋念方拘縻郡紱留滯海濵上之不能吐奇策以佐軍謀下之

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乞扈從則貽干進之譏獻謀議則興空言之誚夙夜憂憤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貳其心正士不以險夷易其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根之言遽有所畏避哉況臣陛辭之日陛下嘗許臣以言儻有所見其忍緘黙臣伏覩閺報劉光世張俊捍禦大敵三捷繼聞海寓流傳孰不慶幸然臣聞强敵擁兵淮陽宿亳之間坐觀勝敗此其志不淺趙充國之擊敵以殘滅為期孫權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是

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為喜而方以金人大隊深入為憂

昔楊珉問朱伺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

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

羽對壘晉宣與諸葛亮相持方形勢未便孤軍遠來未

嘗與之爭鋒周亞夫深壁以卻吳軍光武堅營以降銅

馬此皆已事之驗臣觀今日敵兵布置必有主謀願陛

下勿輕此敵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彼必以精鋭當

之而劉麟輩出没光黄廬壽間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力

金人必自淮陽以入楚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衆寡不敵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完謂齊公曰楚國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投兵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務重而誇一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敵計非策之得也臣狂瞽之言曩備數從列方燕閒進

對造膝之語所謂萬全之策者嘗為陛下陳之矣金人往年南牧無所得去冬又無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固已大半異時雖欲復驅强暴之衆以犯我孰肯為用者此乃坐制强敵之術臣愚伏望陛下戒敕諸將各務持重不過隱忍三兩月間彼師老食盡然後廣設方畧出兵追擊或邀其歸途我得勝筭矣偽地恃敵為强敵騎既退則劉豫父子豈能立國乎復祖宗之故疆還二聖於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

光又進裴度平蔡故事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必有正有奇是也唐太宗問李靖曰曹公云奇正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臣觀李愬之入蔡蹈不測之險以邀非常之功可謂用奇矣當是時吴元濟勁兵鋭卒多屯洄曲宰相裴度為宣慰招討使馬總副之韓弘為都統李光顔烏重胤為大將軍賊兵雖衆勢足以抗之愬之勝敗不係朝廷之安危也愬自文城栅襲張柴疾馳二百

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其摧大敵不啻反覆手之易一何神哉今議者不盡歸功於愬曰平淮蔡者裴度也不盡歸功於度曰成蔡功者憲宗也蓋愬雖出奇其實功狗耳而排衆論以主伐蔡之謀者度也度雖主謀議而獨斷不疑者憲宗也故韓愈頌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嗚呼社稷之計安危之機有間不容髮者與衆智慮之一庸人足以擾之故謀之欲廣斷之在獨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非人主灼見禍福利害之源孰能成其功哉

章誼乞親征奏曰臣觀金人之侵中國七年於兹矣陵廟都邑殘毁殆徧衣冠士庶殺虜無遺神怒民怨負幽明之責窮兇黷武名自焚之災然猶谿壑貪殘未有止極戈甲紛紜時作不靖此誠天心厭亂之時也陛下以聰明英武之姿承祖宗積累之業傾否以泰代虐以寛克定禍亂不為難能然勤勞以久而大功未集者竊意陛下謙沖退避未能應天順人決機兩陣之間是以敵勢縱横得以輾轉憑陵遷延歲月之久以臣觀之陛下

兵將非不多財用尚未匱士大夫可以奉令承教者亦不乏於時也陛下誠能因任羣臣之材控扼險阻嚴設守備簡練卒伍選任將臣水有舟師陸有鬬士一朝有警舉江南之衆為百姓請命於天則未勝之敵垂手可平泰定之期指日可復陛下無憚乎金人之強而莫之抗也昔光武以昆陽數千之衆破尋邑百萬之師晷刻之間大業遂定使光武怯於大敵不能躬擐甲冑以寡制衆則漢祚未易興也唯我真宗澶淵之役黄繖登陴

人百其勇坐制强悍流慶萬年前事不遠實可鑒哉陛下若不躬自指授而委之將相大臣則士氣不振兵力必分號令不嚴賞罰不信掃蕩邉疆未有日也陛下時於暇日總帥六師親御近郊嚴金鼓之奏勒步騎之數按勤惰勇怯之實以明黜陟誅賞之政則知軍事之可爲矣唯陛下留神大幸

誼乞息兵愛民奏曰臣聞帝王之師有征而無戰如堯攻叢支胥敖啓攻有扈皆國爲丘墟身爲刑戮盖救民

於水火之中不得而緩是以奮揚武怒而天威立決豈
復有戰哉若夫虎狼之狠鯨鯢之暴令之則不從懐之
則不服必欲輿尸血刃殃民於鋒鏑以幸一日之戰則
聖人有所不忍故舜之格有苗高宗之伐鬼方皆裵回
退避增修於德而後有之所以兼愛乎吾民也今陛下
當僞齊叛亂之餘恢祖宗積累之業德施既普政事既
修武備既嚴然而奉辭伐罪之師屯於境上者累捷矣
而昏迷者未從舊國舊都之民疲於奔命者累年矣而

徭役之未已彼其神怒人怨偷生假息亦何待戰而後取之乎若申飭邊吏益戒不虞宣布詔音稍緩師期明示息兵愛民之意以待應天順人之舉此詔旣下遠邇俱安然後回鑾浙右勸耕兩淮收攬羣策爲徯后之民請命于上帝如是則盛德愈隆而大業易集矣有征無戰宜在於此

誼乞遣將助張俊掎角李成奏曰臣聞用兵之法正如獵獸或角其前或掎其後則獸雖善逸無所逃矣比者

李成怙亂於淮北馬進猖獗於江南陛下指授將臣一舉而破馬進收筠州捷書來上士氣百倍威罰行矣然李成方據江州之險外恃淮南之援而闢張俊欲提孤軍就攻其營旁無犄角之助又無首尾之應乃一頓兵堅城之下相持未決情見力屈則賊復得志矣伏望睿斷乘張俊破竹之勢更遣一二將臣擣其巢穴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舉而疾決實萬全之策也古語有之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伏惟聖主留神幸甚

誼又上奏曰臣近聞金人正月有南渡之意已嘗略具事情及乞朝廷俯從臨安守臣李光所請參用諸州土豪以為備禦疏奏累日未聞施行議者決以陝西宣撫使司屢有收復關陝之報兼諸處探報金人困於契丹之兵呼索酋領前去自衛決無南渡之事遂欲莫挽臣伏思之審如所傳則來年正月決須南渡蓋劉豫既以貪生失節盜據京東河北之地則金人必與之紀綱之僕付以侵襲之事劉豫來春若不遣兵南渡何以塞責

然而兵則非金人之兵乃驅刼中國之民也騎則非金人之騎乃中國駑弱之馬也其侵也決無必進之心其戰也決無死鬬之志此最易與也朝廷誠因此時作勵將士參用土豪諭以金人敗亡之端明言劉豫易與之狀除去州郡退保之令有能斬首捕敵者重爲賞格使人有怨心士有鬬志則江南將吏效死自奮唯恐敵兵之不相遇也中興之業在此一舉今不設備萬一有警又復奔走前有盜賊之虞後有追兵之急雖有智勇不

能為謀矣且敵兵徘徊江北又已數月若築室反耕浚隍堅壁尚恐自為持守之計今乃按兵不動潛備舟檝其情豈易測哉願陛下不以臣言為可忽撿會前奏併賜施行不勝大幸

誼又上奏曰臣竊見近者淮南探報金人發兵聲言前去漢上與李横牛皐相攻擊其前後相繼傳聞不一其人馬頭項頗多觀此事勢不止為襄漢而起必為川峽興師明矣今李横所鎮之地正在金房川峽之間使李

横可破則金人必盛兵歸峽入四川若四川擾則王似盧法原控制關陜之間決望風自潰矣使李横不可破則金人必分兵以綴李横而盛兵由金房趨梁洋安行而入蜀矣觀此二端則救李横乃可以存川陜若棄而不恤非唯四川立破關陜亦不可保也又況襄陽重鎮中國得之可以扞蔽江淮全上流之勢敵人得之可以窺伺荆湖有建瓴之順萬一李横不守而襄陽為敵人所據則荆湖江浙之禍未有既也近者探報隨州已破

行及德安則是李横方且自救之不暇其不能庇他郡明矣使隨郢德安諸郡盡為敵人所有則襄陽孤城不攻而自破李横全軍不戰而自屈天下事勢將如之何竊謂李横不可以不援也朝廷近者劉付王瓊解潜使援李横夫解潜見治荆南去李横為最近然不聞有可發之兵王瓊見捕楊幺雖有兵萬餘然與李横疆界絶不相接無指臂之勢此二人者兵力孤遠不能應援李横必矣朝廷知其不能救而漫為此言以張李横之軍

聲則可也使李橫不解此意而日夜與敵人相持恃應援以守孤危之城豈不殆哉湖南去襄陽不至甚遠有韓京任士安吳錫孫儀湯尚之孫澤步諒七項兵共二萬三千餘人湖北亦有杜湛一將淮蔡之兵誠就江西湖南北選一重臣總師諸軍水陸並進駐師荆南則李橫之勢振矣李橫自十月中旬有出兵之報是時已與敵人相接今之援兵比至其地固已後時然此非救急之兵自是扞邊之策耳度朝廷果為日下發兵亦須兩

月而後及其境當是時李横戰勝則可以相與追躡敵人入蜀之兵李横不勝則此兵自可進據襄陽以固吾圉比之坐視而不救豈不相遠哉

誼又上奏曰臣伏聞舒蘄鎮撫使李成之將馬進圍犯江州屯兵廬山刼掠南康軍朝廷見遣池州安撫大使吕頤浩統兵討擊臣竊惟李成稔惡基禍自干天誅大兵問罪有征無戰自宜奉命之將計日奏功悔過之人稽首請服無可疑者矣唯是師行即次賊當授首而震

怖斧鉞之誅貪戀朝菌之命敢舉螳臂以抗我師破竹之勢迎刃未解則廟堂之上又將不得快意於此賊矣臣輙條陳六事奪賊腹心冀收不戰之效一曰要結四鄰之援以破其輔車之勢二曰多遣撫諭之使以收其將士之心三曰密用閒諜以離其同惡之黨四曰廣備舟師而絶其往來之援五曰壓以重兵而受其來歸之人六曰遠設伏兵而禦其奔衝之患伏望聖慈留神聽察臣謂要結四鄰之援以破其輔車之勢者今淮西有

趙霖史康民淮東有岳飛劉綱王林郭仲威湖北有解潛陳規湖南有孔彥舟京西有馮長寧各宜遣使奬以溫詔告以馬進侵叛之事使之慎守封疆屯據要害繕甲治兵勿與交通若有師期相為犄角其或交通資給坐視越逸當受同惡之罰如此則四鄰之援絶矣臣謂多遣撫諭之使以收其將士之心者今李成所以不敢自歸者以其擁兵自衛遷延不朝歳月已久以范瓊為戒也若其將士則皆吾人何罪之有朝廷數遣重使絡

繹撫諭哀其流離憐其暴露恤其老幼失業之久而許其分屯就食之所明其忠義自堅之意而别其不與盜賊同惡之情形於溫詔許其來歸如此則將士感奮知君臣之義而畏服李成之心可奪矣臣謂容用間諜以離其同惡之黨者今李成身在淮西而侵盜之兵間在江左朝廷罪其侵盜則曰叛將實然伐其叛將則隂為濟師是李成雖有為盜之心而猶知惡其名也臣願明降詔書使訓督馬進收奪其兵而隂遣辯士說客諭其

黨與寵以髙爵啗以厚利許之分鎮使得自歸如此則李成部曲必生疑貳而黨與離矣使李成能制叛將而休兵息戰則我之命令行矣又將何求使其不能制叛將或陽收其兵而陰督之戰則我之間謀可用也李成豈能久安哉臣謂廣備舟師而絶其往來之援者李成受命為淮南鎮撫自蘄黄越一江至南康自南康又越一江乃至池饒今其將馬進之兵實在南康屯於廬山則既越一江矣彼必朝暮往來探伺應援互為聲勢以

恐我師頗容諂江西湖南多為戰艦教習水軍分遣智將聽候師期順流而下斷其歸路則南康廬山之賊絶無後援可不戰而擒矣擒其前軍則淮西之師震恐敢不聽命哉臣謂壓以重兵而受其來歸之人者馬進之兵將本皆朝廷之兵將豈願拒抗王師哉特刼於威强服耳又況彼方乏食我飽而彼飢我逸而彼勞與其事李成而取危亡孰若歸朝廷而就安逸若遣重兵與之對壘而不接戰曠日持久馬進之兵必扶老携幼棄甲

投戈來歸者衆撫而用之善而養之隨其才而官使之李成不走則擒矣臣謂遠設伏兵而禦其奔衝之患者今李成見在淮南與南康池饒對境將來問罪之師進至江東近壓賊壘若湖南有舟師之備則下流諸州太平建康宣州等處皆宜設備以防奔逸蓋自大江而下此數州者風利水駛數日而至彼將出奇以擣我虛則腹背驚顧江浙繹騷賊得志矣今若密令數郡戒嚴設伏待其衝至則成擒矣此六事者如有可採伏乞斷自

寢衷與執政大臣議其緩急容賜施行

高宗時幸建康起居舍人吕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人才恤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絶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

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絶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敵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

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葉夢得上奏曰臣伏見逆臣劉豫侵犯淮南久未退師中外憤懣莫不願效忠款共圖剪滅臣嘗忝近輔久尸榮禄雖屏伏田野莫詳事宜敢不

以管穴所窺少陳萬一竊惟敵自陛下即位以來游兵
南牧於今七年前此皆當中國全盛之時州縣俱未殘
破師出其境即因糧於我金帛子女足以誘其衆人民
器械足以資其用故所向無不濟今自河以南瘡痍未
復豫既不量力妄興吾民以求援於彼則調度百色皆
自為之所今出沒境上已五十餘日秋毫未見獲而先
已坐困豈計之得哉度其用意但以久負僭逆之罪懼
我見討累年聚兵種糧私自為計未知我所欲為故妄

意先發憑藉金人假其酋帥張大究威以觀我應之者如何有間可乘則衝突過江以冒前日之利無間則規取淮南之地次第侵陷至江以為藩籬然敵如前日長驅自來以圖搏噬於我與今為豫來為之形援其勢萬萬不同今陛下赫然力鑒遷避之失不憚親撫六師二三大帥布列在前出賊不意固已壞散本謀顛沛失措而議者或謂大隊在後以俟之或謂請師於敵而未至臣以謂敵前能廹我者皆以倉猝遽至如飄風驟雨之

不可禦也其肯以偏師先見其形使我得以為備理無是矣若其濟師則越數千里入人之國見敵而旋為謀就令有之亦豈能為必勝豫之情實臣往時待罪江東粗得其要領豫年踰七十初無遠畧其子璘狂悖輕躁素不為其下所伏自行什一法重歛於民外以奉金歲幾三百萬緡又遠事關陜疲竭内地金所留兵散處諸郡通不滿萬人所用以為爪牙者王彦充胡斌皆屠沽黥卒民困貪暴怨入骨髓日夜引領以望王師之至其

告於吾人或曰天兵速來過今年則人心慢或曰但以大兵主張得我無不歸順況又稔惡至今而方驗然挾豺狼無厭之徒以重虐之其誰以為然古者審敵之形而後可應敵盡敵之情而後可制敵豫之形已畧可見陛下深伐其謀其應之者亦可謂得其道則制而斃之在深察其情而已臣度豫計不過有四果濟師遠來必以精騎間道兼行徑至江上一也散掠舟船創造排栰雜出沿流以疑駭我衆二也以輕兵侵掠郡邑分我勢

以縱其詭謀三也知其無所可施但隨所得固爲城守徐以窺我四也今去中春尚有三月敗滅之期當圖萬全臣愚竊謂賊之重兵既聚而南畿内必空淮南京東兩浙壯者爲兵弱者科歛其志必怨倘擇健將勇而有謀者卷甲疾趨直抵京師攻所必救以震蕩其心亟下明詔慰撫淮甸之民厚推德意以招徠之降以州者授以州降以邑者授以邑以攜貳其心趣大將過江各據要害使爲三策以待之若賊鋒尚强士心猶固則堅壁

勿動明遠斥堠勿與之爭無取近利無貪奇功以損威重若審見間隙則兩路迭進或入承楚以擣其左或入濠壽以鏖其右乍出乍入更為犄角使奔命不暇若師老財匱進無所得退未有歸腹心内離肘腋外弊則兼督兩路一舉而驅逐之以我之三待彼之四更命鎮江建康帥臣各團結其舊嘗為山寨水寨之人使分守其地時出於瀕江以為大將聲援盡集諸將水軍專立董領布列兩州而日習之應沿江舟師所可至處皆嚴設

控扼仍為游軍往來策應以示之警備南北相望聲實並著苟吾將帥協和士卒奮勵謹守成筭不為前却臣未知豫終將何為昔晉石勒遽入壽春元帝集諸將相持三月勒幾不得還其下至有勸之降者而王導畏怯不能察其虛實縱之使去苻堅以百萬之師舉國來寇謝安分授諸將逆於淝水一舉而敗之制敵之道前事可見恭惟陛下睿明英武果斷不疑含容妖孽亦既有日屈伸操縱之道宜無遺策臣衰鈍淺陋何足少裨塵

露徒以身荷大恩圖報無路分義所迫不能自已干冒
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夢得乞下劉錡等討賊奏曰臣近以敵騎侵犯河南二
十四日嘗具管見奏陳伏覩手詔顯暴敵渝盟失信之
罪困虐中原無已之惡一伸王威宣達衆憤中外呼舞
遠近同辭相繼大號起劉光世招撫三京以壞散敵謀
攜貳其黨劉錡復立功順昌軍聲士氣鼓勇百倍天下
幸甚臣濫守陪都外當一面主憂臣辱不敢不盡死節

少佐旰食數日來博採人情以聽輿論皆以敵詭詐憑陵人人懷怒蓄鋭有北向殄滅之意與前數歲不同此乃天啓中興敵勢陵夷自取敗衂之日非人力所能為也錡既首挫其鋒其兆已見議者皆謂錡孤軍遠立將士用命所以能先諸將立功須朝廷極力主張激勵使得盡其心不惟可令敵望風沮屈國勢當亦自此遂振竊聞朝廷已遣李世輔王德往應援世輔敵所深怨如其用李成酈瓊等誠為得策兼其人驍勇沈厚深達敵

情儕類多所推稱以為朝廷用之得人但頗顧多與之兵畧與錡相當使與錡更為形勢錡駐順昌世輔駐泗州夾淮東西犄角相望更勑韓世忠張俊各以精騎廵所部境上以為之殿王德一軍往來游擊於錡世輔之間敵近所下諸郡皆不過百餘騎傳檄得其降書即去百姓向背無所與責如景祥王彥充輩前此本非歸我皆敵留為腹心潜相窺覘者故聞變盡甘心敵命其所守既無備王德可以坐擒敵固不能發兵往救又不能

分兵並守則故疆自己收復我擒其守長厚撫其民亦可就食糧斛絶其後計敵所保者惟在京師據探報敵兵至京師者不滿三萬人非叛兵即簽軍正兵無幾若錡世輔斥堠明遠伺得其便即命鼓行而前世忠後繼之直薄城下自不妨劉光世一面招撫兇悍者誅滅柔順者歸附敵無所恃必懼而遁去若閉城固守旋追兵國中當此時暑疾驅遠來人疲馬困我迎擊河上可以必得敵乃在吾腹中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之機會也少

有稽緩使敵得整兵而來或劉錡力不能持退舍則敵復得志計將難諧臣衰懦不武素不嫺習軍事歷考載籍自古用兵凡大勝敗未有不因士氣所向士氣所向未有不順人心所欲臣前所論奏以敵犯境之初未見其兵厚薄我未整飭軍伍故且乞奪其儲積無守舊轍矯前日畏避之過張皇六師過為隄備以待其釁今敵形已見正乘機定計之時此之所陳蓋得於人心同欲非臣狂妄之私不敢隱默伏望聖慈更命大臣參考熟

議少留聖聽

夢得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赫然威斷盡改和議分命三將進討兩河聖謀深遠誠非羣臣所能及夫兵無常勢敵無常形非達古今之變者不能察成敗之機非盡彼已之情者不能決勝負之實今成筭既定宜圖萬全臣不自揆度嘗參考敵情究觀時事敢借秦漢之事以論今日之計顧有獻焉秦自孝公以來雄視中國合六諸侯相與連衡不能抗始皇卒有

天下而漢高帝起沛中收子弟三千人振臂一呼遂以滅秦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强暴興起之初望風畏慓而不敢爭高帝處亢滿怨憤之極決策必取而無所憚也雖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必成其志者蓋有三而兵强不預焉一曰善誘降二曰善用間三曰善制敵非此三者秦雖有必亡之隙漢雖有決勝之勇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衆不可以力相加人各為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而已始高祖入關

南陽守齮堅保宛其舍人陳豨說高帝與約降因封而與之郡高祖從之齮果降封為商侯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取關東遂為令使將掠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户故隋何說英布以九江叛楚鄙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高祖之善誘降者也兵不出於一則心不齊本非其所有則信不固項羽初興其所與謀者一范增爾函谷既破不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撓故與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

腹心必有從而反側內自攻者內無與爲主則外惟我所欲爲故有紀信之詐而不知有周苛之辱而不悟雖拔滎陽高祖得以跳去此高祖之善用間者也兩軍相當必以力相較則久必弊惟多方以誤之使不得專則我可以全勝滎陽之圍高祖亦甚危矣及入關再收兵而東項羽之力尤强勝敗未可知也高祖用轅生計舍滎陽出武關以致羽深壁相持而使韓信輯河北趙地連燕齊以裂其肘臂用鄭忠計使盧綰劉賈渡白馬進

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下楚十七城羽果奔命不暇兵少食盡爲中分之約而張良陳平得定大業此高祖之善制敵者也此三者高帝非皆以力得之也今金人不道雖荐食上國不強於秦項陛下智勇憂勤席祖宗二百年之業四分天下有其三則過於漢豈高帝能滅秦項而吾將帥反不能爲陛下取金敵乎今日之舉正高祖入關滅秦復出東向與羽決戰之時也比者特降詔旨立爲賞格自使相節鉞而下以求奇功不待飲至

策勲不拘遷轉正法雖足以激三軍之士而不及於敵人臣愚竊有疑焉願復下令應投拜附敵者能各殺其守長以縣降者授以縣以州降者授以州山寨與河北之民若盜凡自相結集不從敵人願歸我者千人則授某官萬人則授某官其昏迷不恭恃敵而不悛者軍至皆討焉則孰不革心而效順此高祖誘降之道也敵今所驅用者皆我之叛將亡卒其初皆非仇我而慕敵蓋亦有迫不得已僅以逃死既絶於我則不得不用於彼

然鄜瓊始奔敵嘗散其衆不用則今客主未必終相信上下未必皆相服權勢相軋孅隙易生苟能使以身歸我者授以舊官以衆歸我者加以顯秩能殺併敵人而歸我者隨其多寡而為之等差益募辯士重與金帛口舌游說其間以動揺其心而眩亂其聽則必紛然自相屠戮以幸一時之獲此高祖用間之道也自淮而東韓世忠主之自淮而西張俊主之劉錡王德李世輔雷仲之徒擇形勢便利往來游擊於兩間敵兵分則不能並

立合則我四面俱至即使岳飛出漢上以擣陳蔡之虛敵兵若盡窺兩淮飛繞出其後期同會於京師彼腹背受敵欲當前則後必困欲拒後則前必弱指日可使坐斃此高祖制敵之道也夫攻而破一邑不過得一邑戰而擒一將不過得一將孰若無攻而拓地不戰而屈人乎區區之愚惟陛下擇焉

夢得又乞休兵養鋭奏曰臣聞兵不盡其威故能有餘武而天下無以敵其威將不盡其勇故能有餘力而天

下無以敵其勇自古帝王之師百戰百勝以保萬全此道也伏見敵人敗盟陛下赫然獨斷一伸王怒命三大將討兩河中外歡呼士氣百倍無不盡欲彎弓北向擒烏珠以致闕下傳檄兩河盡還故疆今劉錡首能以順昌孤城拒烏珠數萬衆前後五戰無不勝烏珠即敗走軍聲遂大振相繼淮東西湖北三大將捷書繼上凡從偽州縣或殺或降以次效順自中興以來未有今日之舉也允焰既挫其技已窮理宜遁伏然詭詐不測竊恐

尚懷姦謀以圖後舉今暑氣方盛去秋凉尚遠我師雖屢捷不無暴露傷殘之困若更乘勝攻取不已竊恐敵得暫休撫養其衆濟師於七八月之間盡力復來則我師勞疲或恐不能相當昔唐武宗既用李德裕討回鶻平澤潞無不如志德裕即以曹操破袁紹官渡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為言援養由基之事請以兵為戒以保成功臣愚願詔諸將亦且令還屯益厲士卒今夏多雨暑溼之餘乘此秋氣瘴痢將作使過為調護明遠斥

堠當度機會預為定計相為掎角因時乘間一舉直前
役不再籍仰稱陛下恢復土宇報雪深讐之意不勝幸
甚臣備員守藩輒敢妄議軍事仰恃眷予之重區區小
忠不能自已越職犯分罪當萬死惟陛下矜照
廖得又乞下諸大帥臨陣審度敵情無落姦便奏曰臣
自去歲以來體探得敵人用兵之謀與前不同務要出
我不意以取奇効皆云其兵見分為三等其一等淮甸
京畿之民當先多用鮮潔衣服及偽以鉛錫作器物捎

帶亦有婦女在其間其次即用河朔簽軍少給兵器裝列隊伍先以兩軍當我若初為我師所敗必爭取器物婦女鞍馬即其次河朔之兵再進俟我師轉戰力疲然後以真番兵甲馬一併向前以取必勝乘勢衝突過江人言頗同契勘以我下駟與彼上駟以我上駟與彼中駟以我中駟與彼下駟此孫臏之馬說也而周訪討杜曾亦嘗分其兵為三甄先以兩甄餌之始用精鋭出其後遂以破曾若敵或出於此竊慮諸將不知落其姦便

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密切行下大帥更令審度敵勢不可欲速見小利乘銳貪功若果前脆後堅難與爭鋒則須謹守險隘或且阻江務以持重不戰困之以伐其謀使彼無所用其巧然後我徐觀變而進庶幾可保萬全也

御史中丞張守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曰臣竊見朝廷紀綱未立威令不行將士惰驕盜賊猖獗乃欲制禦四夷其不可豈不明甚李成近在泗州前後叛服不常最

爲桀黠名爲附順實肆姦謀非他賊之比也今聞舉兵輒犯鄆楚其包藏之意已復露見不可不討者有五臣試爲陛下陳之戍謂泗州形勢要害爲咽喉之地故必欲得之則其用心固可知矣朝廷不得已而授之遂據要害扼吾咽喉不可不討者一也昨史亮之破宿州實出其謀聲言亮叛自行襲逐而實助其虐然猶鼓行而西不敢南牧今據淮堧遂逼行在畧無忌憚之意不可不討者二也或謂姓名合於圖讖或謂相貌異於常人

䏶或乘吾微弱之勢逞其窺伺之謀不可不討者三也
或謂金人已與之通許以淮南授以封爵審或如此秋
冬敵至與爲道地則吾中國豈復枝梧不可不討者四
也防秋在邇淮南爲要衝而賊盜未除何所設備治兵
積粟成必沮撓不可不討者五也有此五事使其未叛
亦當圖之況其跡狀已著可復緩乎或謂彼衆我寡未
能必捷臣以爲不然師以順爲武以直爲壯在和不在
衆顧所以用之如何耳朝廷昨遣劉光世擊之奏功甚

衆第賞甚厚今日之事光世當任其責儻或光世兵少不能辦此賊則朝廷亦當悉吾重兵北結杜充併力剪除又況此去淮甸不過數舍固非勞師以襲遠也剪滅此賊然後一意以防外侮庶幾宗社可保而中原可復伏望睿斷早賜施行

虞允文上奏曰臣起自寒鄉技能淺薄陛下一見賜以不凡之遇清班顯級夤縁冒居日夜憂懼不能自立有玷陛下知人之明日者采石之捷皆明天子威令諸將

士功力臣伏自惟念不能身先卒伍亟俘金帥以獻實有餘恨敢謂陛下隆天地之施命宰相賜臣以書以嘉歎之旨曲垂宣諭臣下拜恩私敢不九殞以報比者臣嘗面奏自古用兵好合而惡分蓋合則力厚厚故多勝分則力薄薄故多敗自然之理也臣既力微而羣議不一未有以效其平生之忠今日伏淮處分差成閔淮東制置使李顯忠淮西制置使如此不患兵力不合既合不患敵兵不破聖神之筭酌見今日事宜宗廟生靈不

勝幸甚臣自到鎮江措置上下流掘塹築隄横鋪鹿角皆已就緒但鎮江戰船不多比與諸將共議改修馬船使用臣已措置到江上及軍中木筏十萬餘條并鐵炭之類並已足用見令鎮江及馬軍司併工力籠裹應副防托庶幾官軍之力有餘可取必勝臣照得諸處間探及活捉到人稱敵帥於十二月一日遣發人馬取三日渡江臣今日同諸軍詣江口踏行戰場見得沿江水落其岸口泥沙深闊丈餘假令敵船及岸步騎登戰即是

天七之日官軍極力勦除在此時矣臣見又措置於泥沙盡處廣立木柵以為官軍之蔽又為敵兵奔突之防敵知我守禦得人豈肯輕犯臣竊料若得瓜洲一戰之後敵必遁去兩淮必可收復嘗於前劄畧具奏知臣日夜更竊廣詢羣策與諸將共議續具畫圖進呈決不致稍失機會欲乞陛下特寛憂顧臣不勝惓惓之誠

允文又論江上事宜奏曰臣伏惟陛下孝德仁恩遠希堯舜之聖天意順助避殿之詔初下將士無不感泣思

奮況臣孤蹤實叨希世非常之遇欲報之心神實臨之方江介多憂陛下宵旰未復常膳臣仰首霄漢之上豈勝憤惋此身如葉恨不糜捐比者采石之戰臣與統制官大破敵軍俘斬既衆遂走完顏亮而盡焚其舟實皆宗社之休陛下威令神筭之所及臣不勝幸甚嘗兩具本末奏知必已仰塵睿覽及臣還建康沿江之北百餘里無復一人騎敵之氣索矣臣在采石探知敵帥引兵會於淮東見開河於第二港決艾陵之水通出船筏以

窺京口因李顯忠到軍即與之商量令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顯忠兼守之輟李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援京口督府又留楊存中邵宏淵同力防托庶保萬全蓋臣以諸處探報知敵兵不多於官軍但彼合而我分故强弱之勢遂若相異自敵得兩淮其兵力漸分而粮草乏絶人馬多病死故急急於采石之戰既已大敗又將徼幸於瓜洲今我之精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戰而勝敵帥遁歸無疑矣臣每聞士夫之論謂采

石渡碙砂夾馬家渡大城堽皆為可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有不然者盖敵自和州可以出舟於大江者止有一楊林河與采石河相對而已餘皆下流别無河道可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遣人深入探得楊林河中見今别無敵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口則下流諸渡非所憂也方敵帥住和州窮日夜之力以造船意謂必有大過人者故采石初戰時官軍所用船纔五之二以其三寘上流及天色垂暮敵敗而走又不敢大段追襲者防

其戰艦或出於不測也今乃止百十小舟殊無籠蓋遮掩如州縣渡口所用者便欲以當官軍戈船臣知其伎倆已盡無能爲矣初敵渉淮不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士質之道路之言皆云劉錡王權未嘗敢與大敵相接逡巡引避有一日走數百里者非戰而不勝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戰當諸軍扶傷奪氣之餘而舊將已去新將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尚能大破彼軍亟走敵帥使建康蕪湖間民皆莫居者士卒竊倚王人爲重得

以肆力於一戰也自李顯忠到軍臣與之款知其忠義敢前無彼我心往時見士夫憂其反覆以臣觀之能立大功以報陛下者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保之今淮西之地雖云不守而廬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為軍巢縣一帶已令池州官軍分屯守之則裕溪大信口無敵船可入池黄之境可固而采石上下必保無虞臣竊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介之憂可去而兩淮之復度可不至甚費兵力矣臣聞千金之子尚不垂堂

況於萬乘之尊而可履險臣嘗兩次面奏乞車駕且駐臨安亦蒙聖慈采錄其說今願陛下特審宸慮少緩六飛之發以須金帥之奔北而徐圖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憂君之誠惟陛下財察

允文又上奏曰臣竊見敵人自采石大敗犇遁之後徑往瓜洲爲渡江之計臣以江上事勢急迫忘其踈遠於今月十二日再具事宜數奏抵冒宸聰日竢誅斥今准入内内侍省公文坐奉聖旨特許收接臣逓角投進臣

伏惟聖恩不以臣狂僭采納其言顧未知所以報塞臣於十三日自采石回至建康以敵帥駐維揚敵兵進據瓜洲探報不一當日起發於十六日午後再到京口與諸將共議防托之策除第二港探得敵所開河以沙漲不成已罷開掘之役見止量留官軍人馬巡綽外有三處河道與大江相通最為緊要合行隄備一滁河口自真州下連瓜步敵兵最多河口亦寬通大船出入已行措置於南岸一帶開三重壕疊三重隄横鋪三重鹿角

有民兵萬餘人防守緣官軍不多竊慮未可倚仗與楊存中等商量於二十日那移下蜀張深人馬於滁河口南岸青沙夾等處駐劄夾在近南岸水中可以射敵使不得登岸不利於出船却差苗定人馬於下蜀駐劄以為策應決保萬全一瓜洲渡敵見築塞渡口造三閘以儲水探得目今水深數尺又探得於洪澤役人力從陸路扛船入運河伎倆百出然度其船必不大不足以當官軍戈船比又蒙朝廷追回成閔人馬今成閔單騎於

二十日已到鎮江將帶鄂州戰船二十隻前來我師既大會京口可以必勝但泰州兵薄敵見今有遊騎到城下今日本州亦來告急臣與楊存中商量於十九日再發王剛兩將人馬先行二十一日又令王剛以所管兵親往敵見官軍既到必是不敢深入其餘上下流無河口可通大江處亦與諸將議逐日分馬軍往來巡綽防慮不測以臣料之敵必不敢輕動動即破之無疑矣臣初抵鎮江親到劉錡家卧内見之氣息奄奄乍醒乍迷

即與其家子弟醫官說令於臍心着艾兩日來稍納粥藥其安與否特未可必而今時戰守所用諸將不可不素定臣聞倉扁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韓彭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將自古中興之君如夏少康有衆一旅如漢光武起於側微其所用之將何嘗皆有素望臣於今年夏因直前奏事嘗以此說仰塵睿聽亦蒙聖慈深賜嘉納臣之區區欲望陛下不以劉錡存亡為憂但審擇人材分授諸軍使之各當其地戮力戰守不患大功不立

臣觀完顏亮采石大敗之後其氣已索雖名為聚兵維揚窺我京口而實欲遁歸必不出臣所料臣見留鎮江措置守江先為不可勝之計仍與楊存中等共議若一旦敵退亟圖興復不令少失機會臣雖書生陛辭之日嘗面奏決不敢以敵遺君父憂臣伏惟陛下特寛逺顧無輕為避敵之計天下幸甚

權中書舍人張孝祥進故事曰曹操苻堅狃數勝之勢擁百倍之衆因利乘便長驅而前偃然有吞并之心然

吳與晉卒能以單寡之士談笑走敵操堅號爲善用兵者及玆智勇俱困鳥駭鼠竄僅以身免而其國遂以不競者何也吳晉之君臣能以静制動以逸待勞以直應曲而又有周瑜謝玄爲之將帥也夫兵不欲多也兵多而不精則志不一而易潰曹操苻堅之衆是也是故兵不可以不練將欲專也將得其人則兵雖不多亦足以取勝赤壁合肥之役是也是故將不可以不擇夫兵已練而將已擇則吾飭邊備遠斥堠峙糗粮省不急籌於

帷幄以待之而已耳雖敵計反覆不義而强吾何畏焉

右正言陳淵論用兵必先修政奏曰用兵中興之一事耳然事有相待而後成者不一而足而今之言兵者勇於必進不恤其他然不得不為之慮也臣嘗讀詩至周之小雅觀文武成王所以致太平之效與夫宣王所以成中興之業其迹可得而言者蓋自鹿鳴以至魚麗文武之詩也自南有嘉魚以至菁菁者莪成王之詩也自六月以至無羊宣王之詩也孔子嘗以其世之先後而

次第之其意若曰作於前者不如是不足以爲文武繼於後者不如是不足以爲成王後之爲君者得此則治失此則亂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失乎此者也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服遠人復文武之境土則得乎此者也夫自文武至於成王其詩亦多目矣一詩廢則一事闕苟有所闕已不純乎文武之政而況於綱紀文章蕩然大壞乎彼宣王中興非能舍文武之政以自爲也補其闕而已自六月至於

無羊補其闕之道也蓋復境土必本於服遠人服遠人必本於修政事政事既修然後兵可用未有政事不修而先於用兵者也臣故曰事有相待而後成者不一而足為是故耳今姑以兵之一事言之而明其所以相待者如器械之備餽餉之煩賞給之費與夫修城浚池選將練卒之故是皆不可闕者一有不至兵不可出矣亦安得不為之慮乎蓋古者用兵能發之必思所以勝之能勝之必思所以守之發而不勝不如不發勝而不守

不如不勝故臣願陛下上思祖宗之所畀付下念生靈之所愛戴大修政事使在我者無可乘之隙而在彼者有來蘇之願則天戈所指宜無不承順者矣宣王中興之道蓋出於此是謂萬全之策惟陛下留意幸甚

曹勛議淮上事宜狀曰嘗謂主當持重而客利急攻亦兵法也今敵攻兩淮殆踰一月我之諸將屢報小捷而敵全師實未嘗動客當務速反若無意於戰疑敵以羸兵驕我而伺我之怠且耗吾之軍鋒然其驅烏合猋起

之衆不能乘鋭氣數道並進俾我不暇為謀乃遷延復却曠日持久師行千里情狀易見我之諸將得以從容成備既經累捷膽氣益壯聚謀蓄力務以全制其後敵之敗北在理不疑所慮諸將持重太過反類畏怯或貪少利不顧大計今若令淮東堅壁不戰以搤其膺淮西由廬壽犄睢亳以攻其背舒蘄二將連旗深入朝廷方追馬軍之師俾佐兩淮宜促其期以速其至自光入蔡去汴最邇宜出其不意急詔鄂渚由此進兵以傾其巢

穴水軍自淮入海以邀其餉道是皆昔人師行捷徑矧諸將皆朝廷素所寵厚臨危宜無愛死今敵騎充塞江北實繁有徒屢折不退有盤據淮右之意願朝廷毋輕此敵毋惑不根之言號令之出務加積密前代漏泄禁中語猶不免其死況成敗安危所繫乎儻能堅守此策斷然不疑非獨可以卻敵而已敵將懲艾可數十年無疆場之憂僭易干冒惟在威斷

翰林學士汪藻乞分張俊軍馬箚應狀曰臣昨自三月

未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兵革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以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黄榜備録韓世忠捷奏又以為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

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無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絶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款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款誤

我師耶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委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絶如此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卧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

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筭也不知張俊果能爲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賫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

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鋭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之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幾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此敵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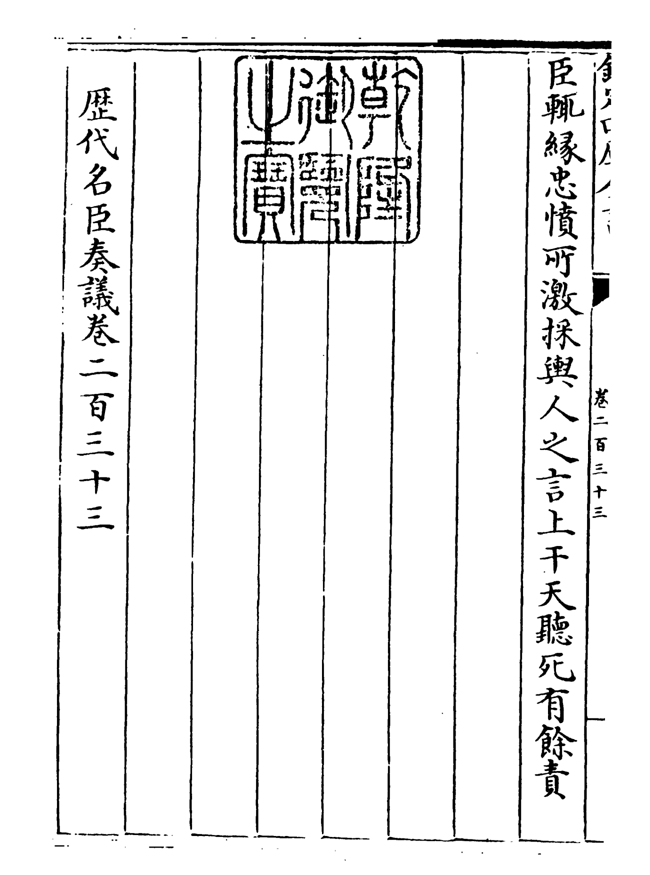
金人犯塞上召宰執對便殿將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楊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騖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親

征之議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集英殿修撰曾幾上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為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也帝壯之

紹興三十一年王之道上奏曰臣昨奉聖旨令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仍先具知禀聞奏不下所司并錄

白到備劄內事件臣讀之痛憤感泣莫能自已至於寢食俱廢以為敵人南牧迨今三十七年專用詭詐愚弄朝廷求無不獲而皇帝陛下天性仁孝上念父兄下憐赤子不憚屈己講和雖中外臣庶有所不堪而陛下篤於守信冀與天下休息德至渥也而敵計多端適來離其巢穴狂犇浪走直抵西京今使人之來所奏不一包藏非淺其用意殆與苻堅之寇晉無異揆之以天時人事似是滅亡之日而況淮北之民蒙被國家二百年涵

養之賜昨自淪陷塗炭且復苦於殘虐其謳吟思漢不翅飢渴之望飲食蓋前後閒諜類言彼民日夜延頸跂踵以待王師北來倒戈内應覩其所爲如此實今日之機會也臣愚欲乞因今來使人之請特賜宸斷仰承天心俯順人心下哀痛罪已之詔以叛盟之意明告中外使天下之人扼腕切齒咸起不共戴天之憤然後舉兵北伐將見自淮以北必有馘其首以獻者豈特簞食壺漿以迎我師而扶老攜幼望風降附哉臣恭以踈遠小



臣輒緣忠憤所激採輿人之言上干天聽死有餘責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孫晉元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征伐

宋孝宗隆興二年張浚上言曰臣伏奉今月十八日午時親筆處分臣巳恭禀聖訓王之望等言泗州利害所當講明令欲且令謹守俟至秋初專責主事者俾權歸於一聖諭切當事機臣見遵依施行向北斥堠緣馬軍

極少差使不敷泗上地勢平坦恐步卒當彼馬騎不能遽還近陳敏等建議欲於臨淮縣築堡屯步兵三百人為斥堠庶幾緩急可以相應臣見審度措置又舟檝尚少誠如聖慮臣見委劉寶打造一百隻委運使黄仁榮應副材料工匠臣望陛下因宰執奏事宣諭令仁榮一到鎮江躬親應副臣見别具奏聞次他日舟船既辦分差忠勇軍駕放自不闕人每舟以強弓弩手二十人載其上施放火箭足可禦敵伏乞睿照臣伏蒙聖訓諸將

見和議成與不成之間語言反覆此正中其病臣即以宣示劉寶吳超劉光時范榮等莫不悚懼知愧然而以臣觀之將帥難得英偉之才況人情之常不免觀望以此語言不一理當戒敕惟陛下示以好惡明正表儀俾各悉心奉公不求偷合苟容以報國家夫死者人之所難陛下以天下為念不肯自求一巳之安表而率之猶恐習成舊態各不盡力矧夫朝廷上下導之以和孰不捨難就易以幸一日安全也此是社稷大計在陛下為

重在羣臣為輕自非陛下毅然獨斷與天同心申之以號令齊之以賞罰舉天下之大制命在我誰為陛下出力者至於挺身任事盡節向前一有差跌則衆口交攻禍患不測而以貲結託平生畏避碌碌度日者例獲大官且無後悔茲望陛下深察必使賞罰之間上當天心下合人情即後来諸將易於遣使伏望陛下更致聖思幸甚臣又伏蒙聖諭敵人八九月之間必竭力而来在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理宜過為之備臣聞太公佐周

以伐紂伊尹相湯以伐桀彼皆深通天人之際審桀紂之無道知其民之思治有所不動動無不成又況湯武之君德脩于已而二臣用心上達於天計策圖謀若有神相蓋非偶然也臣學識駑下揆事度變安足以望前賢萬一臣竊觀金人無道弑主再世天怒人怨破滅無疑而臣所憂有大焉者今風俗習成上下相蒙惟知富貴不知有他上違天理下虧臣節此風不改借使金人已亡内患外變且將相仍而起矣而其責實在陛下臣

故願陛下正心脩己急收人才以應天心以活萬姓使事事誠實感格天人聖德日新兵革自息理之決然更無可疑詩曰鼓鍾于宫聲聞于外惟陛下敬之謹之天下幸甚臣子栻過蒙聖慈奬借臣不勝感激之至惟是臣父祖皆以賢良方正科出身臣以艱難之時勉强事功不謂讒謗交攻幾至亡身以及家族獨荷陛下眷遇之隆父子感涕恨無以報惟望陛下察三至之言終始保全使免大戾

浚又奏邊事曰臣今月行次常州約十四五日間可以渡江臣自離行闕内外之議及以書抵臣者多欲臣只於維揚暫駐無至極邊意恐敵人因此舉兵或至生事大率世俗所見是非顛倒往往如此仰惟陛下聖智髙明卓越羣倫不待臣言固已洞照而臣嘗所經歷敢畢陳之臣聞漢兵利於夏是以宣王有六月之師敵兵利於冬是以北敵率秋髙而舉方初冬時敵以虚聲臨我使我調發謹備不得休息及至春夏我得天時廼欲斂

兵藏跡使彼一無可虞安居養牧以俟深秋復來侵擾此豈計哉今日之事陛下以人才未得財用未備未能恢張聖略親總六師蓋亦出於不得已也至於脅之以聲示之以勢使彼羽檄交馳使命奔走羣情疑恐多設備具增兵益馬虛廢糧食逮至秋高不能措置舉動庶幾立國之計要不可忽也臣故願陛下汲汲夫人才之用合志同心以待機會臣到維揚歇泊三兩日間即一到楚泗謹先寮具奏知伏乞睿照

汝奏川陜事宜曰臣竊惟自昔三國鼎立惟吳蜀相與為脣齒故魏擊吳則蜀應擊蜀則吳應今二國之勢我盡得之而川陜之師荷戈接戰亦既幾年陛下慨然軫念屢發詔旨使之措置牽制偶舟師稽遲張子蓋復以久病事容齟齬然而自今以往圖之安可緩也且夫蜀人之不欲吳璘出師於陜猶吳人之不欲王師輙越江淮也彼各以鄉里家屬為重勢有不得不然而事機之來緩急輕重利害甚大非審思力斷順天人之心其安

能有濟哉兵家之事難以遥度它日或有處分至吴璘只望詳述利害令璘隨宜措置蓋恐遠地所傳未信或至遅誤伏乞睿照

浚論東西牽制奏曰臣仰荷陛下委任至重不敢愛死庶報萬分顧臣雖愚非不知坐保江淮圖安目前為可以免戾而區區每思牽制此敵於東方者非有他也顧以敵萃精兵於關陜東方空虚不及兹時有以撓之用覘人心之變而坐待敵人回師併力以事兩淮竊恐國

家之悔為無及矣臣日近奏稟山東海舟利害亦非敢
冒昧為之蓋欲先張聲勢屯泊於海州一帶招收壯勇
窺伺機會庶幾使敵有後顧之憂而人心易離不能深
入其與束手不為俟敵勢之張為有間矣臣衰老多病
豈復僥倖萬一功名之心惟是受國厚恩朝思夕惟不
忍只為目前之計以蹈後禍伏惟聖度高遠灼見事機
如以臣所慮為有可采即乞特賜親筆處分令臣執守
措置不然亦乞明以諭臣使之遵守伏乞聖慈特賜睿

旨不勝幸甚

浚又奏敵勢及海道進取等事疏曰臣契勘敵人南向之兵在靈壁虹縣近發回宿州南京者無慮數千騎雖姦詐百出情未可量要之勁兵多在陜西而宿亳南京一帶不過近四萬餘人潁昌襄城亦不過二萬餘人比聞復出文榜欲以三月及八月因草地茂盛來窺淮南以臣度之敵若無西北牽制之患則今歲秋成糾合大兵圖我淮甸理無可疑臣日夜思所以待之之計私以

為敵之事力素強倘非出奇擣虛乘其不意使各有懷
顧巢穴之心則攘却之功未易可為也臣自去冬即具
奏乞東西相應之舉與故鎮江都統張子蓋反復討度
當時所任將佐所差舟楫所募忠義之人議已素定會
子蓋卧病連月而福建海舟踰期不來致使川陜之師
獨當一面失此機會誠可歎息也今敵兵疲弱非往昔
比而民心懷宋日甚一日山東虛實可坐而料三月以
後南風順便海舟之發適當其時因東人思奮之心而

用之事可圖矣伏奉二十三日處分令臣以逸待勞觀釁而動敢不遵禀臣愚見以為淮上大兵當務持重獨海道之舉不可不亟為不然彼將無所顧忌秋高馬肥得以驅脅蕃漢一肆所為矣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浚又論牽制事宜奏曰臣等誤膺重寄夙夜恐懼思有以報稱萬一況事關利害一失機會後悔難及臣等不敢隱默顧望上負聖知伏惟聖慈特賜鑒察臣等竊惟兵家之事必以謀勝古人用師彼出則我守彼歸則我

入故晉悼公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漢髙祖用轅生之説出兵宛葉以分楚力卒勝垓下諸葛亮祁山之師連歲數出竟以困魏而王朴安邉策亦曰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盖敵人事力之強必左制右牽以乘其獘而後可圖也若欲拱手不為制命於敵雖幸目前之安終必貽患於後矧勢陵事格有不得而暫安者乎臣等受命以来自惟當此財匱兵疲民困力弱之際苐當審擇險要以守為主而事貴權時理

難固執揆之今日有不得而但已者竊聞陜西吳璘之師曽未幾月與敵人大戰者已至于再臣等私以為此不可不為之深思盖使此敵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脅制蕃漢聚兵邊陲廹我臣屬事固難處使敵脆有敗績則必形勢支離上下攜貳幾不可失使敵留屯列守求以困我則磨以歲月變故多端然則敵之勝負與夫持久不決皆有大利害存乎其間倘坐視不問貽憂異時恐非計之得也臣等愚慮欲先發舟師奄出海道以揺

山東而令張子蓋駐兵盱眙楚泗之間李顯忠駐兵壽春花靨之間蓄鋭休卒用覘其變先立不敗之地俾敵人首尾奔命之不暇見利則趨知難則守而潛遣忠義結約中原機會盡有可言者敵聞我重師臨邊其精鋭往關陜者又不敢輒呼之使還人心憂顧必致疑惑而我師之在德順者知吾有牽制之舉將士之情孰不奮作益堅鬬志若皇天悔禍敵之弱勢畢露無餘則豪傑響應理無可疑陛下徐御六飛來臨建業力圖恢復誠

千載一時也議者或謂此敵若復能竭國而来吾將何以應之惟完顔亮十年圖謀一旦舉十萬之衆深涉吾地身殞衆遁士馬物故甚衆使亮復生亦必不能再舉全師於今日況葛王北有契丹之擾西有陝右之敵分兵州郡處處屯守其不能遽以全師復来明矣今我諸軍久屯淮上耳目所接斥候固明萬一此敵或冒昧一来小則率衆抗禦足遏其鋒大則斂兵清野以伺其便其權固常在我而初無所損也仰惟太上皇帝宵衣旰

食屈已為民而敵計多端終不自革太上皇帝肅將天命大駕順動汍渠就隕天之佑德盖已可見而親舉大器授之聖子恭惟陛下體太上付託之重慨祖宗王業之艱卹生民塗炭之苦念金人讎耻之大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事幾至此誠不可忽臣等中有所見倘若隱默則其欺天負君之罪雖死奚及惟是智識淺短安敢自以為當伏望陛下默運宸筭特賜處分不勝幸甚

孝宗時起居郎胡銓進故事曰隋文受周禪令賀若弼

平江南禽陳叔寶先是弼請沿江防人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陳人以為大兵至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不復備及是弼以大兵濟江陳人弗覺遂平陳

臣聞兵法曰兵出詭道又曰兵以奇勝何謂詭變詐百出以計取敵曰詭弼請沿江防人交代必集歷陽是也何謂奇出其不意使人莫測曰奇弼以大兵濟江陳人弗覺是也中國由正道外域由詭道中國以正勝外域以奇勝由正道者常不得志由詭道者常

得志以正勝者常少以奇勝者常多此自古及今中國所以多見陵於外國也建炎戊申敵人請和聲言提兵百萬有事河北初無窺維揚意宰相黃潛善汪伯彦真以為不吾襲也既而以精兵萬人直擣揚州而汪黃安坐中書初不知敵兵之至也一旦六飛蒙塵倉皇出奔幾不免虎口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敵人未嘗不由詭道未嘗不以奇勝而我終不悟也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師竊聞道路之言敵

人欵我以和潛師窺伺或言多造戰艦由海道以進或言實粟塞下由間道以来雖未必可信然弭之沿江防人必集歴陽前事之驗也敵人之計安知不出於此乎陛下前日奮然下詔謂和決不可成有識咸鼓舞以謂聖神遠慮洞見敵人之情有如蓍蔡近者邊臣遣兵官孫造往返境上疲於奔命竟不能得敵人要領其愆期爽約亦可見矣臣願陛下堅守前日和不可成之詔力脩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

之圖㒺則社稷幸甚生靈幸甚

虞允文上言曰臣被奉元降指揮委臣體訪事宜臣據吳璘及諸處探報多言敵人遣使督責陝西監軍哈希又益以兵使必爭熈河秦鳳涇原三路新復州縣此亦理之必然蜀士大夫多以今歲防秋官軍分戍皆在新邊數百里之外地廣兵稀入寇之路不一與去歲守蜀口險隘事體大段不同萬一敵騎犇衝或有透漏則官軍在遠救應不及而內無扞禦之備意欲退守蜀之舊

疆臣竊以為不然蓋敵中方亂敵兵在中原者不多哈希不過遼燕諸州百姓以為軍勢爾人皆有不得已之心而無久練必勝之用亦何足深畏也三路之地取之既難棄之或易則新附之民必大失望異時進兵深入何以責西人傒望而嚮應也臣見與吳璘商量措置拘收姚仲人馬别立陣隊并教習興元義士以待用又於成都府等路蒐集威強兵以待緩急調發而臣之愚慮乃以鞏州一城未下為憂蓋腹心之疾未去則秋深寇至

其於戰守必至相妨臣再三貽書吳璘而璘之意亦與臣合比日分中軍人馬二千遣其子挺往初抵城下敵識認是官軍一城皆震擾即其日有四甲兵白晝縋而下具言城中饑虛皆有求哀乞降之意約旦夕可復此州則官軍得以全力而保險決可仰寬西顧之憂也才族輩州捷至別具事宜奏知伏乞睿照

允文又論今日事機可戰奏曰臣愚無當世之用誤蒙陛下號名凡今日事機所不能盡曉謹博詢廣采少裨

萬一我今與敵又非特古所謂中國與四夷有内外首足之辨而已也女真與我乃真不共戴天之讎其當必報乃天地之大經春秋之大義自建炎以来四十年間天下之人有口者類能言之不待臣復縷析而索言之矣所甚切者羣士夫之言曰陛下英武沉毅料敵制勝出於天授而敵主昏庸權移於臣下一可戰也二聖禪授之德升聞而金人篡弑之禍相接天命不貳二可戰也敵人衆叛親離有骨肉相攻之禍而吾四封之内無

盜賊嘯聚之憂三可戰也中原百姓咸思祖宗德澤身在敵境心在本朝四可戰也自前年金人用兵中原豪傑無逐鹿之心而率衆内附令皆居吾境上聚為市落棄其墳墓田業不去五可戰也朝廷自收復陜西三路得兵得馬得糧得形勢之地六可戰也敵中管軍酋領絶不知兵所至浪戰而國家宿將尚有可用之人七可戰也敵中去歲久旱蝗飛蔽野而梁洋秦鳳之間蝗不入境歲事大熟可以卜見天心八可戰也彼久盛當衰

此久弱當振天道自然之理令適其時九可戰也臣觀天人之會誠有可戰之機但朝廷規摹未定議論未一措置未當未有可戰之實爾如張空拳以戰則後日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伏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孰議而深思之盡力於戰備無為因循之計而後可以萬全天下幸甚

允文又應詔論進討勝勢兵糧將帥奏曰臣准金字牌遞賜臣及王彥御劄一封伏蒙聖恩諭以敵勢衰弱將

來必有機會可乘命張浚作書與臣等預定籌畫天開
聖哲天啟淵衷此宗社生靈無疆之休也臣既非其才
亦非其任不足以窺遠圖奉明詔而清問下及千載之
遇臣何敢無說以自獻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豈無可
乘之機敵兵雖多而其心已離官軍雖少而其用常分
離固可圖而分亦未容取勝此三數年來楚漢之雌雄
所以未決也自古帝王圖回天下其兵之用必有先後
重輕之序漢高祖起山東而未嘗與羣雄爭山東光武

起南陽而未嘗以其身一日留南陽唐太宗起太原而未嘗分其勝兵以守太原各因其時各順其勢以取關中以取河北者天下勝勢所在也勝勢得而天下定矣其間不過遣一偏一裨分餘兵以畧地而其勝兵終合為一勢全力固餘兵得以倚重而成功方策歷歷可攷也臣不知士大夫之論以今日之勢當孰先今日之兵當孰重且自陜而西自山以東綿亘數千里之地如將曰諸道並進鼔行而前漫浪一戰僥倖一勝或容有之

然相去遼絶首尾莫應若差跌一敗則進退倉皇危疑之論錯出而一人之心有不能自保者蓋非常之原知之者少非常之功忌之者衆倘朝廷之上或是或非將帥之間或進或退則誤國大計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比年之事可以鑑矣識者之論以為恢復之圖當先定其規模無朝從而暮横無旦是而夕非一勝不為之喜一敗不為之懼浮言莫揺羣讒莫毀則萬全之功庶幾其可立也今敵兵之在境上雖或聚或散去来不常而邊

廵累月委曲求和則虛弱之形可以畢見當西師收復三路所得之糧以五六十萬計吳璘之兵在德順蜀無一粒之粟過河池王彦之兵在商虢蜀無一粒之粟過上津令河南汝蔡襄鄧之間敵之積粟亡慮十數萬亦何患無可因之糧若官軍以全力而進則或取汝取蔡或由商虢以擣河東或由嵩鄧以窺河洛以敵騎之實處張我之虛聲以敵營之虛處為我之實事則何攻不克何取不獲若兵力不全臣謂雖克之必不能守雖獲

之必不能有也至於諸將之才互有短長要當使功使過使廉使貪多儲以待用其怯而謀身者雖通顯必棄其勇而徇國者雖卑賤必用如倚辦一二人而責其進取則氣必驕偃蹇自肆要我之事不一而功必不就矣臣愚欲望陛下先與腹心大臣熟計之以臣之説而審究之議論一則規模定規模定則事功立此宗廟生靈無疆之休也抵突天威伏深震懼

祕書省正字趙汝愚乞力行自治之計奏曰臣竊惟祖

宗創業之艱難垂二百年雖兵革之亂神州陸沉有識之士言之切齒陛下天錫勇智慨然發憤勞形苦心志在恢復誠社稷生靈之幸然臣竊觀天下之勢以謂國家之與敵人不幸強弱不同葢可以德攻而未易以力取也今夫興師動衆鼓行以北自一邑取一州自一州取一道轉鬬而前是以力戰天下也敵人未滅必將驅逐精鋭之衆以與我爭其勢不奪不饜往年唐鄧海泗之戰是已萬一智均力敵曠日持久智力外竭資儲内

虛加以水旱洊臻盜賊乘之而起葢有甚可憂者陛下不可謂必無是事也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愚伏願陛下含忿忍耻力為自治之計於是虛懐納諫以輔其德任賢使能以治其政開布大信以繫中原固結之心務農訓兵以隆根本不拔之勢國既富矣兵既強矣方且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嚴飭邊將俾毋以小利數驚動邊境使敵不猜不懼日成驕惰苟且之政然後覰時俟釁以順而動乘破竹之勢以取

之其為力易矣臣所懼者將有大言無實之人不量事勢竊窺陛下之意迎合取寵爭言速戰之為利臣愚誠不足以明勝敗之數或者敵更懼而脩德則陛下之所欲愈速而愈緩矣臣不勝惓惓

參知政事史浩條具弊事奏曰臣今月十六日午刻恭領聖㫖下詢臣曰前日集議宰執獨無奏章侍從臺諫所言孰為至當令臣條具臣祗奉威命震懼于心倉卒之間不知所措臣竊觀聖問仰見淵衷既定宏規復咨

羣議此實帝王之度量豈容蝨莬之測闚臣頃因陛下
即位之初嘗陳今日禦戎之計謂藩籬不可不固扃鐍
不可不嚴藩籬固則内之政事可脩扃鐍嚴則外之姦
細難入先為守備是乃良規若夫議戰與議和則亦在
彼不在此彼戰則戰彼和則和和不忘戰姑為雪耻之
後圖戰不忘和乃欲緩師而自治此度今年之事力故
立一時之權宜既匪成謀未為定論第當堅壁力禦攻
衝謹俟乘機以圖恢復倘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

寇去則論賞以徼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使彼無辜之赤子皆為横死之游魂取快一朝含怨萬世謂之恢復豈不痛傷然念祖宗版圖久污異域之俗祖宗陵寢鞠為荆棘之場為人子孫可忘食息正須勵志於名實賞罰責成於將相公卿假以歲時復其境土鋒乘破竹勢順建瓴是為弔民伐罪之師不作鼠竊狗偷之態此陛下之素志亦愚臣之舊聞彼侍從臺諫之流真議論文章之粹蘭菊有春秋之異藥石俱砭劑之良固匪能言

而不能行實可敬而不可慢雖衛多君子知國勢之愈
隆然楚有得臣念敵情之未保是宜練兵而選將常若
拯溺以救焚臣願陛下采其所陳亟為之備臣適當短
晷素乏長謀姑以狂辭仰酬清問覬因一得少補萬分
浩論用兵劄子曰臣昨晚恭領御筆論偽境元帥所答
張浚書誠如聖訓然以臣愚見陛下經廢弛之後目今
兵力寡弱財賦單匱若歲歲設備敵人聲東擊西長淮
千里大江綿亙皆是敵境處處用備人人不得休息譬

如兩虎共鬬勢不俱生二器相擊薄者先穿若不因其來稍加思慮臣恐自此無時寧息臣觀敵情彼亦厭兵但以本朝時縱無謀之將前去侵伐不得已來應我若能因其厭苦乘勝逐北掃清中原是一機會若猶未也須當料吾甲兵如何財用如何取之當自何處守之當用何人使吾備不弛吾力益壯他時觀釁而動有何不可蓋敵國未有長盛之理破滅有期但當小忍以俟之爾以陛下之英明神武豈患不得天下但顧今日兵力

未壯民力未甦財力未足而遽捨内以事外雖得天下未見其利也宜因此徐名張浚來議此事臣之識淺不過如此不足以仰裨聖筭惟陛下恕之

浩又上奏曰臣恭覩陛下特發英斷進討山東以為恢復故疆牽制川陜之謀臣獲侍清光親奉睿旨不勝欣抃然亦有惓惓之愚不敢隱默竊以傳聞之言多謂敵兵困於西北不復顧山東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若至可不勞而取審如此說則弔伐之兵本不在衆

偏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聞敵人尚敢旅拒遺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衆功亦難必而宿師于外守備先虚我猶知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陜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為今之計莫若戒敕宣撫司以大兵及舟師固守江淮控制要害為不可動之計俟有餘力方可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以奇制勝若徐鄆宋亳等以次撫定之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漸次那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闢

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盖山東去敵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疆兩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盡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憂懼寢不能瞑而為陛下力陳其愚也且富商巨室未嘗不欲利也然貫于遠者率不肯以多貲付之其意以為山行海宿要不可保若傾橐而付之一有所失悔其何及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陛下留神察焉臣比者誤蒙聖慈使攝事樞筦攻守大計實任其責伏惟

陛下照其愚忠速降處分

知烏程縣余端禮上言曰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内脩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

越相若顧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乗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乗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乗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

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如志
知信州王師愈奏曰臣竊謂定天下雖不可憚用兵保
天下亦不可輕用兵二者唯審其勢焉可也昔者漢之
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倔起草昧艱難故奮不顧身以
爭一旦之命其勢不得不日夜淬礪擊摶進取以定大
業天下之人亦厭於亂離不惜肝腦塗地出力以佐上
之人蓋覬一旦功業成就息肩乎平治也是以留侯勸
高祖必從思歸之士還定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則難用

者此也及事勢已定人民樂生則非有萬全不可輕舉矣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强且曰河南我之故地横挑强魏當時羣臣雖知其不可不敢言惟沈慶之言之而不見信至王玄謨輩皆誕謾欺罔至有聞其言欲封狼居胥之意卒之三大舉皆無成先之以到彦之次之以王玄謨三之以蕭思話使二十餘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里人無遺育禍有不可勝言者此不可不鑑也夫妄自菲薄引喻失義諸葛亮固深言於蜀横挑强鄰

經營分表蔡謨亦深垂戒於晉二者皆當今所當念也為今日恢復之計不可一息忘恢復之師不可一朝舉臣恐羣臣獻計有誤陛下謂今日可以用兵者故願陛下審處其勢也夫以祖宗二百年經理封疆淪入於異域兩朝北狩不返天下切齒五十年矣有志之士孰不願比死而一洗之然時異事變南北之勢已定民庶之志戀生彼無必取之形我無必勝之勢若釁隙一開兵連禍結力竭于内民不聊生其變故固多端矣昔者寶

元慶歷之間當天下全盛之時以中國全力制一元昊小夷西鄙數年不解甲兵威方震而民力已困京東西盜賊紛起幸元昊納欵不暇與之嚴正名分遽屈意從之務以息民救內當時英賢滿朝戰士如林豈不能因時乘利以伸中國威靈誠勢有所不可也今敵情雖輾轉難信然我既與之約誓矣犬豕背棄信義猶有天殃況以中國禮義之所從出豈可自棄信以始禍階縱一舉能遂滅之聖哲猶以為重況以今日兵力未必能制

其死命耶若彼自欲送死則我所以待之固有辭矣故
臣願陛下審處其勢無輕開兵端則社稷生靈幸甚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論制敵定計劄子曰臣嘗謂自昔
大有為之君與其謀臣規摹舉措必有一定之說類非
嘗試萬一僥倖為之故其大功之成若合符節無毫釐
差者臣敢以一二言之漢高帝之用韓信也其志見於
登壇之初至於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而西
會於滎陽無一不如其志者光武之用耿弇也其志見

於從幸春陵之時至於先定漁陽取涿郡收富平東平齊地無一不如其志者高光之能用忠謀而信奔之自信其說蓋如此天下後世徒見其功成志得殊不知其規摹先定非一旦偶然者臣竊謂國家攻守之計宜有定論姑以兩淮言之前此督糗糧運芻秣調器仗汲汲然以恢復為念及得金諜則倉皇奔遁焚室廬驅士女為清野計則是今日之論未一也臣愚欲望聖慈與帷幄大臣深謀遠慮凡所以固圉制敵者先為之備無恃

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之規摹既定備禦既固緩急之際誠足以致勝矣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司農卿李椿上奏曰臣竊觀易之六十四卦惟既濟一卦六爻皆相應剛柔正而位當可謂至善矣故曰既濟而聖人之戒則曰思患而豫防之蓋居安慮危之意也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者有備無患之謂也臣竊謂兩敵相對强弱大小譬之奕者之有高低焉奕之高者之著則低者應之不足低者之著則高者

應之有餘此則勝負之可料也然則低者自知則先數著焉高者後著則適相當矣若著數多高者雖高亦不勝矣又或高低相若又能先著則取勝必矣奕者見其先著之多自料不能敵則亦不敢下著矣兩敵相對豈不然哉此聖人之戒所以貴乎豫也臣竊聞今春敵中加無禮於使人未知朝廷何以備之伏惟廟謨神筭必有所處固不當宣泄于外然則敵試我也彼必有定論在應之如何耳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臣聞宿州之師全軍退守觀時
識變深得進退之機然而異議小人與聖意素不合者
往往幸災樂禍倡為浮議以動揺大計以離間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使其説果行殆非宗社之福昔唐憲宗伐
蔡戰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之徒言尤確茍
會高霞寓戰却宰相揣帝厭兵欲赦賊以探上旨帝曰
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
論帥臣勇怯兵強弱措置如何詎可一敗便沮成計乎

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斷然用一裴度卒能成平蔡之
功臣願陛下以剛大為心毋以小衂自沮察小人之意
勿為浮議所揺敦遣中使慰勞將士且令解甲休息養
鋭俟時大臣如裴度者益加委任以固其心勿使異議
如錢徽蕭俛之徒得以肆其讒間況陛下今日之師為
祖宗陵寢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
而舉與古之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萬萬不同陛
下隱之於心俯仰無怍小人異議亦何足卹哉投機而

進知難而退側身脩行任賢使能政事益加脩軍旅益加治財用益加蓄以待天時人事之至可也顧在陛下斷之如何耳

王質上書曰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初欲繫單于而獻之廟社令乃坐困於二偽帥而不能抗初欲棼庭犁幕復秦漢全盛之幅員令乃併淮南而失之初欲驟奮雄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令乃國勢有南唐之蹙陛下試還慮回思則平日施設舉措為是為非為當為否至

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略得區區之訣皆能以歲月取効今未暇亟言亦未能遽行直謂虎狼不可守門户宜速驅使去敵帥北摧鄂斡數十萬之衆南卻宿州七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為臣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知其圖水陸兼進之舉而東阻海北阻泗清口潁河之利不全長淮之

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移文六七使介兩三往来輕削臣禮重失海泗必欲得而後和其意在此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誠然倉卒委棄既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清口而下者入滿浦自潁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淮陰蔽山陽退保真揚之閒彼舟船得淮河運渠之利騎兵占天長清流之勝吾真揚之師何以能立彼徘徊展轉列保據要而未肯深進者冬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迫江面雖得真揚徒睥睨而不能徑

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餽愈艱何益又復遣人議和迨逦
往来是特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深江潮應閘口
通則騎兵徑驅鹵真揚之戍舟楫隨進迫真揚之閘與
我爭長江之利淮西之敵不能久留淮東之敵負水利
之便無糧道之憂可以持久獘我要當亟求驅逐之策
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格於采石
頓於揚州慮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日之為今朝廷有
二幸幸其不入幸其自去且彼據形勢之地有可圖東

南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戰不頓而坐制吾命何虞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特欲見脅以成和恐遷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令制敵之竒實在荆襄一自唐州擣潁昌以趣汴一自鄧州擣汝州以趣洛往者完顔亮盡萃其徒於瀕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沿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赴救徒耗死者大半宿州之長驅德順之深入荆襄空屯數萬之旅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舉以分宿州德

順之勢故哈希得專志以戚德順赫舍哩得併力以退
宿州令敵專嚮淮南瞰江面以窺國都又虛荆襄之力
而弗應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岸舉烽於樓設砲於竿
築壘而建女墻掘壕而施釣板發坑以陷馬植樁以礙
舟其形狀可耻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
之戲使敵見之愈足納侮安能示威葢哈希將士部曲
其巢穴多在河中富森赫舍哩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
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驚淮南之敵回顧而有後憂其

勢必退不退則心遥迹孤擊之可以得志臣不復引兵法陳史傳葢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完顔亮南侵淮東之師敗於瓜洲淮西之師衂於楊林去歲又狼狽於宿州惟荆襄之師適當劉蕚之庸屨得敵人之利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撙之審相濟所長皆可以為善將宿州之役荆襄有犄角之令二師鼓舞三軍踴躍既而止之咸相顧失色今敵盛兵以疑荆襄葢亦慮有腹心之擣勝兵多從偽帥以趣淮南唐

鄧陳蔡之敵未必皆精揚聲十餘萬亦未必滿數徃懲汝蔡之傷有憚荆襄之意用吾全氣乘彼憚意今吾荆襄之衆不下萬人留三分之一以備諸要其餘徑擣直驅不獨可以退淮南之敵恐因可以成河南之事政使未有大功能掣之使退而後議和則辭令有氣而禮節有筋骨不至於厚幣遣使噂去而弗納陛下有此奇而不發非陛下不知亦非陛下不能臣竊料未有任事之人肯承陛下之意敵事不捷則已有禍盖自張浚無成

廢罷朝廷皆以言兵為亂人撤藩什關蕩然示之以無
有而坦然交之以不疑夫是以至此之憑陵今日力侵
於肎火逼於膚死中求活法當尋出奇之計而況理有
必然勢有必中非妄舉輕擲如前日之比陛下若以臣
言為然則斷自宸衷勿揺浮議行之何惜挈敵之竒投
於無用之地臣非不能緣飾巧語鋪張繁文陛下何所
用此且心危情迫有所不暇惟陛下憐其忠而赦其簡
陋幸甚

戶部侍郎王之望上奏曰臣聞人主之論兵與將相不同審虛實量彼已運奇正之略定攻守之計法令脩明威信兼舉使士卒用命常畏我而侮敵此將帥之事也察時變之宜講自治之術選授將帥明信賞罰收羣策用善謀而不惑於是非同異之際此宰相之任也人主則不然惟奉承天意而已乾之九五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人主之道也春秋書王或曰天王或曰天子必繫

王以天者言王者行事必當禀之於天是以傳稱帝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稱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凡天下之事未有違天而能濟者況於兵邪皐陶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之謂也自用兵來或戰或和或攻或守論議多矣亦有以天意為陛下言之者乎國無小大逆天則危兵無強弱順天則捷是故帝王之兵必觀天意湯誓曰夏王有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肆台小子將天

命明威不敢赦武王伐商作泰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又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自絶于天爾奉予一人行天之罰以湯武而攻桀紂決勝何疑而猶必察天天意順矣然後敢舉人知湯武之師為不可敵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天實與之也天之所與孰能抗之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高祖起於匹夫身滅秦項宜其以威武自任然常曰吾以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天哉其征冒頓上天見異月

暈七重高祖不悟困於平城者七日高帝知天意之所在終身不議匈奴漢業遂安武帝用王恢之謀伏三十萬衆於馬邑以致單于單于入塞百里幾為漢獲適鴈門尉廵邊卒與敵遇保於亭下單于攻亭得之知漢有謀亟遁而免曰吾之得尉天也以為天王唐莊宗為晉王時討張文禮于鎮州契丹救之晉敗其師于新晉是歲沙河冰薄敵皆陷溺天大雨雪人馬多死阿保機指天而言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而去以此觀之一彼一

此或勝或負事之成不成罔有不由於天者周世宗南征北伐威震海内兵不血刃略取三關方乘破竹之勢謂幽燕不日可得人謀善矣而事竟不就太祖御極深達天意雖悉平諸國而終置北敵於度外非智勇之不足也及太宗因太原之克進討幽薊失利而歸敵始有輕中國心至真宗時遂傾國入寇為澶淵之役是時承平既久武備不脩敵勢盛强中外震恐而天發一矢斃其酋帥豈人力也哉臣請以天意論今日之事自靖康

以後神州陸沈大駕南廵三十餘年矣誰不欲報父兄之讐復祖宗之土以光堯皇帝之聖武當天下樂推之初徘徊淮泗閒不忍南渡者久之馴致維揚之敗於是始幸江表立中興之基曷嘗一日忘中原哉勢未可也敵人挾百勝之强窮其兵力欲包舉南夏而屯聚之衆屢衂於我卒不得已而受盟是非愛我而存全之也亦勢有所不能耳臣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矣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能越江而南也在東晉

時漸有敗盟之端未幾自斃敵帥兇悖決意幷吞氣凌風雲衆如山海較其强弱可為寒心然欲取蜀則困於散關欲涉漢則敗於襄陽欲渡江則折於采石釁起蕭墻一夕灰燼敵之南侵其禍如此我師數十萬東西並舉豈不可以制敵守疆圉則粗安圖攻取則必㓕川陜之師殲於德順江淮之衆潰於符離我之北伐其禍又如此敵之克我也固無先勝之謀我之破敵也亦非素定之策皆其自敗事出偶然若有鬼神隂制其變此無

他殆皇天之意不與其相侵軼也且文臣如張浚一世所宗武臣如吳璘諸將莫及其所謀畫未必皆非卒至於幾成而壞亦可以言天矣天意既爾陛下得不奉承之乎然臣所謂奉承天意者不必曰與敵和也和不和權不在我胡可必乎為今之計不和不戰自守而已移戰攻之力以自守何患不固自守而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可戰則戰戰無不克可和則和和無不久惡所往而不善豈欲汲汲然求合於敵以偷歲月之安

哉或曰如此則中原何時而復邪臣曰孟子有云成功則天彊為善而已聖人稱祈天永命則天命固有可回之理陛下誠能脩德以動天天心悔禍何患恢復之無時苟非其時不可為也唐太宗受禪之初頡利將百萬衆卒至渭上帝以六騎逆折其鋒而與之盟謂蕭瑀曰突厥衆而不整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設伏於前以大軍躡其後取之如反掌耳顧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一與敵校殺傷必多彼敗未

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為怨其可當邪後聞其盛夏降霜赤氣滿野五日並出三月連明以為天亡之兆遂命李靖等討之捷書踵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跪而臣之朕常痛心疾首思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俄而靖俘頡利以獻斥境至於大漠初敵至渭上有可攻之勢帝務安靜縱之使還待其天怒惡稔乃一舉而滅之時貞觀巳四年帝即位盖五稔矣陛下英明睿斷無愧太宗而仁孝恭儉過

之實皇天之所眷佑若厲精嘗膽要之以持久之誠貞觀之功不難致也何遲數年而急於進取以失萬全之利哉雖然唐太宗猶未足為陛下道也臣請言舜禹之事有苗弗率舜咨禹徂征禹乃誓師以行而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耕于歷山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方苗民之逆命

也伯益贊禹不曰濟師不曰講武而遠引天道又稱舜事瞽瞍以至和而感于神明其說頗類迂闊然禹拜昌言而為之振旅舜敷文德而寢其徂征七旬之間有苗自格天道可信其效如此仰惟陛下堯父舜子孝慈交洽光於有虞萬萬日者憤强鄰之肆擾赫然興師則有苗弗率咨禹徂征之意也文武大臣宣其忠力奮兵致討則伯禹誓師之舉也時事不利敵益猖獗則苗民逆命之比當此之時在朝廷之臣若有能如伯益之贊禹

者則大臣當法伯禹之義受其昌言陛下當師虞舜之仁脩其文德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將相一心中外輯睦導迎善氣以致至和之感彼區區之敵焉有不格者乎格不格未可知但吾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在我者固已有泰山之安矣陛下復何疑乎臣蒙聖知再塵法從親逢不世之主其臯陶益稷之所以事舜者不敢不陳黼座之前惟陛下采其千慮之愚而審處之天下幸甚

光宗時周南上論曰臣聞以兵之勝負為國之強弱不知為國者也善為國者不以兵其次因兵之不可用而能見強弱之實自中原失守我以偏方一隅當敵之衆大卒乘不如其多土地不如其廣財力不如其盛六七十年矣中間養兵息民幾三十年未有振起之形而敵亦不能盡得我之虛實往往過計以待我故比者兵出之初敵境亦為之響振及一敗塗地形見勢屈至於誅戮首事頭行萬里遣使行成然則積三十年之休養一

出而喪之而遂成今日單弱不振之形非其舉動輕率之故歟繼自今以往世有言兵者必唾且罵或遂以為妖誕不祥之人必矣嗟夫已事之失圖是則然矣亦孰知夫一出之不審亦未可以終弱我歟夫使為國者一出而遂至於終為人之下則亦無具甚矣方紹興之末年敵之弱我甚矣及宿師再出而衂我又褫氣於是敵以重兵壓我我不免撤備而就和則弱之勢又甚於前日矣然而卒正尊名卒損歲幣卒為兄弟之國何耶蓋

敵之弱我者特在於兵出無功之一事而吾國之君臣舉措與夫孝宗皇帝之政德如日方升較然而不可欺者敵固不得而揣量其輕重也嘗恠夫宋元帝誤聽人言北伐不勝而遂不可收拾也夫到彥之輕舉妄動之失是固然矣然使元帝因此而究見天下強弱之實則兵之損耗者不過一事而已自江左與元魏對立而為南北其間民生之得所法令之必行其不逮北方遠甚者尚多有之一敗之後徐思南北賦役取於百姓者孰

為輕重刑賞之施於臣庶者孰為當否人才之收蓄於上者孰為少多教化禮樂之墜失於民俗者孰為失得是則雖碻礉滑臺相繼不保汲汲為之未為無再振之地也奈何以兵藉口一敗不勝則君臣上下氣折消沮甘心為萎弱之國遂無復自强之意而卒至於不可復為也是雖誅戮王玄謨到彦之之徒亦何益哉夫遇跌而加畏者慮也因敗而為功者智也古之善為國多在於失策之後今日大勢使徒以已事之失推之於勝負

之末則智者亦何以措其巧夫惟因兵之不可用而知強弱之實則始有可得而論者矣

蔡戡論和戰奏曰臣聞國之大事和與戰而已好媮者必曰和可安也而不知和不可久恃好進者必曰戰可勝也而不知戰不可輕舉是故人無一定之謀國無至當之策以和則苟安以戰則幸勝二者國之大事而漫浪如此宜其陛下宵衣旰食羣臣朝思夕惟而不置也且以前事言之若和可久安耶既盟之後自宜息兵偃

革講信脩睦為夷夏無疆之休雖卑辭厚幣有所不惜

然而金主之來侵擾淮甸睥睨長江人心憂惶國勢危

蹙幸而上天垂祐敵帥授首不然安危之機未可知也

若戰可必勝耶王師所指自當長驅中原恢復土宇以

舒祖宗在天之憤雖勞師費財在所不顧然而符離之

役大臣不審事機諸將多違節度成師以出棄甲而來

幸而敵勢自弱凶徒亦潰不然成敗之勢亦未可知也

戰也和也卒漫浪而為之自非九廟之威靈兩宫之神

聖德動天地恩結人心寧有今日乎臣竊為今日之計
當以戰為實務以和為權宜和非誠和也必陰為可戰
之備戰不徒戰也宜先為必勝之資戰固不可速亦不
可緩以中原人心觀之太緩則恐失可乘之機以今日
事勢言之欲速則未有必勝之道臣區區管見如此不
得不為陛下盡言也臣在輩流中最蒙陛下親擢臣感
慨發憤思有以報萬一伏自分閫山南號為重寄然事
權則歸宣司兵馬則隸諸將雖有二千里方面之責實

不得有為於其間臣聽理民事之餘亦不敢仰辜陛下使令之意唯是多捐金帛察詢敵情凡能言敵人之虛實中原之向背與夫曩日出師之得失者莫不委曲誘之使言博采審聽頗得其要臣所謂以中原人心觀之戰不可緩者蓋女真本一小國幷有契丹中原之地類多契丹中原之人遺種所存蓋亦無幾後來生於中原者父雖敵種母實華人彼方之情視其母尤親背其父之訓驕縱懦弱習與性成非復昔日女真也女真向者

恃强憑凌大國盡滅契丹而籍其地害其民契丹之人怨之至骨則契丹非我敵矣而況中原赤子苦於苛政上下睽離日懷聖化至云朝廷豈不念我輩國家二百年之民而使久陷敵境至於此極也凡有此中間探往往相與隱蔽通情告之每恨王師之不出雖前此出師失律干紀無所不至亦未嘗怨及朝廷唯俟王師再舉人自為戰誓滅此敵其閒通於事變者乃云以多寡論之豈是中原陷敵乃是敵陷中原言之及此人心可知

矣若不因中原愛戴之誠乘機制勝萬一草間豪傑崛起恐不復為我臣所謂戰不可緩者此也臣前所謂以今日之事勢言之戰不可速者蓋戰之所恃者將也將之所恃者兵也將之能否三軍之存亡係焉兵之强弱一國之利害係焉故將帥不可不擇而軍士不可不精也今之所謂將者或拔於行伍而驟用或取其家世而因任或以積日累月次第而遷或以片言一長偶合而得未聞有尺寸之效積素之威可以服人心而叶衆論

甚者懵不曉兵機漫不治軍政惟知刻剥軍人聚斂財賄内以供庖傳之費外以充苞苴之資凡可以久兵權便私計者無不為也尺籍伍符虚實相半老弱居其一工匠居其一俳優居其一輿隸胥史居其一詭名冒籍者無所不有則是朝廷養兵萬人所可用者數千人而止耳至於軍籍刓缺往往掠市人而刺之非其本心唯去是計其閒不逞無賴之徒利於所得朝應募而夕逃遁為主將者無以誰何姑任其去來而已治兵如此將

何所用之它日豈不悞陛下大事臣所謂戰不可速者此也臣願陛下甘言厚禮外示和親選將屬兵内脩武備凡自治之道汲汲而為之唯恐其不速出師之期徐徐而討之不嫌其少緩分遣二三大臣盡護諸將擇久經事任洞達兵機者付之閫外之寄綜覈軍實無使老弱無用之人竄名其間將帥既擇軍士既精紀律既明教閱既熟度可用而用之更宜密遣間諜諭中原之民以朝廷未嘗一日忘之之意攜貳其心分散其衆使華

夏相疑上下相咎許之城邑以堅其志察其好惡以順其心彼勢既睽我衆可用王師一舉固當所向無前譬之破竹之勢數節之後迎刃自解若更如前日輕付之閫外之寄不諜而用之不知事機漫浪之人臣未見其可也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令敵人有可勝之機而我未有必勝之理日月難得機會易失惟陛下亟圖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四